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戴祖單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卷二十

明梅鼎祚編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哀帝時為黃門侍郎騎

都尉坐誣罔徙敦煌郡

奏記翟方進

方進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終和二年春

熒惑守心尋奏記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冊方進即

日自投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厯庫土逆  
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  
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  
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闔府三百餘人唯君  
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與王根論災異

成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  
厚遇尋尋見漢家有中衰既會

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  
根於是薦尋哀帝立召為黃門郎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  
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  
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  
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顙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  
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  
譏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  
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  
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

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  
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  
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  
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  
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  
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  
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

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

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諸闡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為主  
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  
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  
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  
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  
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論治河議

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水溢尋為丞相史及解光議上遂止不塞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鼓妖對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朔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元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

殿中郎吏陞者皆聞馬上以問揚雄李尋尋對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博元坐為姦

謀博自殺

元減死論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暮年其人自蒙其咎

災異對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

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上雖  
不從其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

屢  
中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竝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  
疆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  
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  
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  
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  
歷兩宮作態低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  
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  
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

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  
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  
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  
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  
第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  
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  
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  
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  
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  
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  
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  
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

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  
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竝為民害  
此詩所謂熒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  
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  
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  
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成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  
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  
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  
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  
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竝興外戚顯命  
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

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杜業

欽兄緩子延年孫以列侯選為太常左遷上黨都尉

說成帝紹封功臣奏

漢興以來列侯多陷法禁墮命亡國訖于孝武後元

之際靡有孑遺降及宣成稍加郵錄業因納說成帝於是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

周勃之屬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

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况今



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遶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論河間獻王奏

漢名臣奏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幼翟方進書

業為太常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為函谷關

都尉會長有罪下洛陽獄業坐長舅紅陽侯王立書請長不敬免就國其春方進薨業上

書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

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  
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  
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  
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  
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  
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  
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  
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

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  
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  
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  
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  
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  
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  
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  
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

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轅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言王氏薦朱博書

哀帝即位業上書後博果見拔用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

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出世誠國家雄俊之寶臣

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杜鄴

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為涼州刺史以病免舉方正未拜卒

說車騎將軍王音

鄴以孝廉為郎與音善先是音與平阿侯譚有隙及譚不

受城門職薨上問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此但言說然即所白與內似非面語今附

錄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  
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  
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為弼疑故  
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  
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



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  
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  
簞而將相加驢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  
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內唯深  
察焉

說王商復長安南北郊

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輔政郭說商後

數年成帝崩皇太

后詔有司復之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

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脩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

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  
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  
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  
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 行籌祠西王母對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  
持橐或擲一枚傳相付與曰

行詔籌其夏京師郡國民設祭張博具歌舞  
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  
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  
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後乃  
有王太后  
莽之應

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指象昭

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

日食對

鄴為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立外戚丁傅侯者數人元壽元年正月朔以皇后

父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帝舅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

侯韋育舉鄴方正

鄴對未拜官卒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

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晡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効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信陽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

待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



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  
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  
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  
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  
祥福祿何嫌不報

臨終文

西京雜記杜子夏塋長安北  
四里臨終作文刊石墓側

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  
土鬼氣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封於長安此焉

宴息

彭宣

字子佩淮陽陽夏人  
歷大司空封長平侯

上乞骸骨書

哀帝崩宣時為大司馬見莽專權  
上書乞骸骨莽白王太后免就國

恨宣求退故不賜

黃金安車駟馬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  
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  
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

太后罷彭宣策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

就國

解光

劾王根王况奏

根代商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

不能善以初立故優詔益封戶司隸解光劾奏根及商子况根遣就國况免為庶人及商所屬舉為官者皆罷及新都侯莽平阿侯仁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

徵莽及仁

還京師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輳自  
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  
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  
持弓駕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  
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  
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  
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

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  
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  
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  
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劾趙昭儀奏

成帝暴崩民間歸罪趙昭儀太后  
詔大司馬莽等問皇帝起居發病

狀昭儀自殺哀帝立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  
后弟欽為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司隸解  
光奏論於是免欽及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  
人將家屬徙遠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請廣先  
德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  
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  
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  
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  
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  
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武以兒

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  
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  
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  
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蹠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  
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  
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  
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褻子  
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  
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  
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  
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嘗  
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  
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  
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  
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  
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噀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縑方底推  
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  
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嬖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  
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  
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  
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  
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  
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  
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  
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

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  
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  
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  
郡今昭儀所犯尤誨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  
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楊宣

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  
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  
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  
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  
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鄭崇

字子游自高  
密徙平陵

諫哀帝封傅商奏

崇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哀帝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

諫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  
一臣所制耶上遂詔封商為汝昌侯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  
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  
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  
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  
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  
當國咎

孫寶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歷大司農。

救鄭崇書

崇初誅封傅商，又言董賢貴寵過度，數得罪尚書令趙昌，昌調佞奏崇與宗

族疑有奸請治下，崇獄實為司隸上書理崇，冤請治昌，上不悅，以寶為名臣，不忍誅，乃詔

免為庶人，崇

竟死獄中。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緼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



損國家為謫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哀帝免孫寶詔

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  
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  
姦心益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  
為庶人

母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歷  
執金吾終南郡太守

請收武庫兵奏

隆為京兆尹遷執金吾侍中董  
賢方貴幸哀帝使中黃門發武

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聖  
舍隆奏誅上不悅左遷為沛郡都尉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  
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  
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  
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  
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  
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

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何竝

字子廉祖父自平輿徙平陵

與子恢書

並屢官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與子恢

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闕都尉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槨

賈容下棺

王闕

平阿侯諱子哀帝朝為中常侍王莽時歷牧守所在見紀

諫寵董賢書

漢紀哀帝嘗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顧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

何如閔時侍中進諫以統業至重不宜戲言上不說遣閔出歸郎署會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閔問上書諫言雖不從多閔年少志強卒為賢怨之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脩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

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  
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  
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  
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  
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  
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  
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為人實生褒  
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

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

同前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

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  
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虻變化為人實生褒如亂周國  
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  
垂法後世也

耿育

訟甘延壽陳湯書

湯徙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郵支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

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  
便宜因訟甘延壽及湯寃

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

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  
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  
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  
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  
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  
排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  
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若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  
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褒廣先帝疏

司隸解光奏論趙昭儀請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趙欽成陽侯趙訢

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遠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帝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之力遂不竟

其事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  
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

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  
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  
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  
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  
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  
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  
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

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污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

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  
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謫議上及山陵  
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  
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息夫躬

字子微河內河陽人為博士弟子上書召  
待詔告東平王祝詛事擢光祿大夫左曹

給事中封宜陵侯日食  
免官復坐祝詛繫獄死

詆公卿大臣疏

躬以告東平王祝詛封侯親近  
數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

皆為側目遠上疏

歷載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幢弱  
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  
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遊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  
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諱於東崖匈奴  
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  
跡而押至小夫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其有犬馬之

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計以烏孫詐單于奏

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躬與孔鄉侯傅晏謀欲

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上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

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秋躬逆詐不可許且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躬倚祿以臣為國家計豫園未形為萬世慮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以厭

應變異上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未可從上不聽詔舉明習兵法者就拜傅晏丁明為大司

馬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

昆彌弱卑爰壹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壹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建應變異疏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朮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  
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  
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  
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丞相王嘉對元帝應變問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  
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

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  
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  
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  
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  
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  
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  
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哀帝舉明習兵法詔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鹽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方賞 畢由

賞建平三年由左馮翊為廷尉由元壽三年徙為右扶風

移梁王傅相中尉書

梁王立悖暴見削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中郎曹將天

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立以賞對赦不治後坐罪自殺

王背策戒諄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  
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  
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亡  
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  
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  
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  
虎兕出于匣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  
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梁王立服罪對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知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貫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微幸得踰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  
人歷位太師

避位上書

哀帝時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元始中  
王莽發傳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

懼上書莽厚宮以  
太皇太后賜宮策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旨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  
上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  
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  
避賢者路

太后賜馬宮策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  
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  
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  
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  
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  
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  
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  
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  
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  
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甄邯

勅金欽奏

欽與當陽族昆弟初當曾祖父曰碑  
傳子節侯賞欽為日碑弟倫之後祖

父安上傳子夷侯常昏亡子國純平帝時王  
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毋南即莽母功顯君同

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欽因緣謂當  
詔書陳日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

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  
其祭即勅奏欽時王莽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欲以內  
屬平帝外塞百姓之議及邯奏恭白太后詔  
欽詣詔獄自殺邯以細  
紀國體益封千戶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  
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  
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  
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  
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  
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

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太宗重則禮  
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  
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  
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  
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  
臣所宜大不敬侘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

### 陳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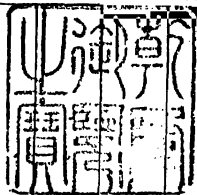
劾陳遵奏

遵者酒放縱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富之官俱過富人故淮陽王外

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  
免官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  
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  
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  
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  
爵位羞汙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劉 澧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

明梅鼎祚編

揚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周伯僑者以支庶叨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成帝時除

為郎給事黃門王莽篡用為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

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哀帝被疾或言自黃龍竟寧時單

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勿許雄為黃門郎上書諫上報單于書許之賜雄帑五十匹黃金十斤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  
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  
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  
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



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  
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  
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  
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  
其彊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  
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  
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  
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  
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  
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  
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辭歸怨于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  
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  
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  
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

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  
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

譚能文章猶好古學數  
從劉歆揚雄辨折疑義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並選注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

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楊用脩赤

續清裁所載鼎按西京雜記子雲曰長卿賦不似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又云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桓子新論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並自非書然雜記無諺豈揚別有據耶抑綴拾成文耶與郭威書亦辯見下

### 答茂陵郭威書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經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

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

之類後人所增耳

○此王弼州尺牘所載案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

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門游夏之儔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

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亦雅答劉歆之語實非本書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  
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  
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  
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  
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  
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  
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  
糾墨製以鑰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  
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  
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  
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種蠱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誣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倚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虛今世策非

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  
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  
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  
如今子迺以鷓臬而笑鳳皇執蠓蚘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頽頽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草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  
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  
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隕雖  
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  
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賢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文選○朝漢書作鞠

吾子無吾字顧默無默字數十無數字細作纖間作倫

網作罔頑作亢鑿作質無是以字臯陶作咎繇崖作雀

鳥作烏墟作虛以噤吟作雖噤吟立談作立俠間擁彗

作擁帚彗卷作宛步作行倚作擬高作宗遇作遭俞作

史頽作頽唾作唾亢作炕桴作枹乖作繆坻作陴

蘭生作蘭先生賢作訾炙作名數子作數公者

解難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經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

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  
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  
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  
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  
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翠  
虬絳螭之將登虜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  
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檄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嶮嶢則不能  
淳滄雲而散鼓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  
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  
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  
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  
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  
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  
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

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竒知音者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克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

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  
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  
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  
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

冀州牧箴

崔瑗序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喜之於是作為九州及二十

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云揚雄依虞箴作

十二州十二官歲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  
異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  
解署曰  
百官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來趙魏是宅冀土  
靡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  
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  
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絺紵濟潔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  
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雒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  
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  
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為墟牧臣司  
克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鈇松怪石羣水攸歸萊  
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  
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  
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  
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

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  
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  
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翩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  
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  
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  
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孽堯崇  
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獷一作獷獷  
崇一作勤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籩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  
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杳杳一作幽幽君作  
后順作填包作多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挈廬  
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  
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  
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  
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

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  
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播一作波用作

周捐  
作捐

益州牧箴

一作梁州武  
帝改梁為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鯨  
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嶠啟乾遠近  
底貢磬錯若丹絲麻條暢有稷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過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  
西荒南排勁越北啟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徧伊昔唐虞實  
為平陸周末存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擅權燕趙本都東限濊貊羨及東胡疆秦比排蒙公城  
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軌綱

豹一作逸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室臻于季報遂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頻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潤州牧箴

初學記作揚雄大謬此已云吳晉六代宋人有辨

洋洋潤州江川秀遠將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

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



之飲門戶荒亂卽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  
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  
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克庭祿臣司光敢告  
執經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  
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堦以  
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  
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

閭樂矯搜戟者不維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垠一作限民  
作人飭作救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  
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駮孔昕僕夫執倬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在淫羿馳騁忘歸景公羊駘

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坵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阜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  
更名大理復為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  
是則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刮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夏氏一作天  
下剝作割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  
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  
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  
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  
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察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羅條

一作

該羅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武王之時彤伯為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

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

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育一作商

大司農歲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

均輸平準都內

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  
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羸惟都作程苟求  
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  
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  
而東作不救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百姓一作曰則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  
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  
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妯妹作祟共察不御不恢夏殷  
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執金草以禦非

常願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如

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

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

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

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思當作欽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  
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奠故人君無云我貴棣題是遂  
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  
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柅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茫茫大田芾芾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數禽  
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舜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征一作  
作陘

司空箴

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  
融曰主司空士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網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又翼翼王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敕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初學記作崔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

畫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  
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  
卷二十一

二十四

非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詘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豈蒸不  
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  
文隲太室桓納郃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才輕身恃平東鄰之犧牛  
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平常臣司宗敢告執

書

愆一作憊公尸作君子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  
卷二十一

三五

注注 三仁典禮是脩畫為砥 苑國有學校 仔有泮宮名  
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勛于德音而思  
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抗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篋

賓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

太史令箴

太平御覽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酒時  
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黷德而明神  
不蠲

太樂令箴

北堂書鈔



笙磬既同鐘鼓羽籥周序神人協于萬國

大官令箴

時惟膳夫實司王饗祈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

珍清觸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平御覽 李善文選注  
國三老箴 負乘覆餗姦寇

侏張 司命箴 普  
彼坤靈 伴天作制

酒箴

雄為黃門郎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  
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陳遵初與張

竦俱京兆史遵三為二千石竦亦為丹陽太  
守苦身自約遵者酒放意自恣大喜雄酒箴  
嘗謂竦吾與爾猶是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  
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子欲為

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  
敗矣雖然吾常道也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車礙為  
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連珠

藝文類聚○傳玄敘連珠興於後漢班固  
賈逵傳毅三人受詔作案此則前漢已有

之而體  
式為異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又

太平御覽

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元后誄

王莽篡漢改國為新用符命銅璧文尊元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建國五年

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

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  
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  
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徬沙麓之靈太陰之  
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

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天命是將兆  
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  
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  
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  
禮高禘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  
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  
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

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象瑞正我黃來火  
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  
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  
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  
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  
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  
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為新帝母鴻德不  
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

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  
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  
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  
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為諸生儲以勸好學  
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澗秋臻黃山夏撫鄠杜冬  
恤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  
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賜  
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尊羣妾

咸循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  
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  
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  
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  
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  
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被冥冥忽兮  
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

哉



劇秦美新

并序○雄初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

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以耆德久次轉為大夫及坐子芬獻符命事見收時校書天祿閣使者來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世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  
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身玄黃剖  
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

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  
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  
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  
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恬賁之用  
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  
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  
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實巨狄鬼信之妖  
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  
兢兢乎不可離已未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  
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  
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  
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  
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滴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  
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竒偉

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  
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  
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  
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  
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  
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省

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  
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  
之揚和鑿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  
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  
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  
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  
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  
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

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韜郁郁乎煥哉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  
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  
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  
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沫而術前典  
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  
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



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稽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因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寶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太玄攤

玄者幽攤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開類攤錯陰陽而發氣一判

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  
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劑圜則杌控方則嗇  
去噓則流體噍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歷交道聖  
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  
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攤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

巡死生相摻萬物乃躔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揮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

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轅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草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

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  
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  
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  
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  
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  
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  
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  
矣夫地侘然示人明矣天地莫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

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  
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  
之統正玉衡之平園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  
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  
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質  
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  
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  
信道致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

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  
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  
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織也入歲廣也包  
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  
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  
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  
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  
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

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盈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難蓋天八事

隋天文志云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



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  
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  
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  
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  
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  
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  
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  
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

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橈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橈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甘泉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  
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羽獵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  
池苑園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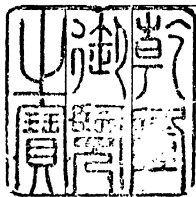
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衰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御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長楊賦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諷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